

# 遇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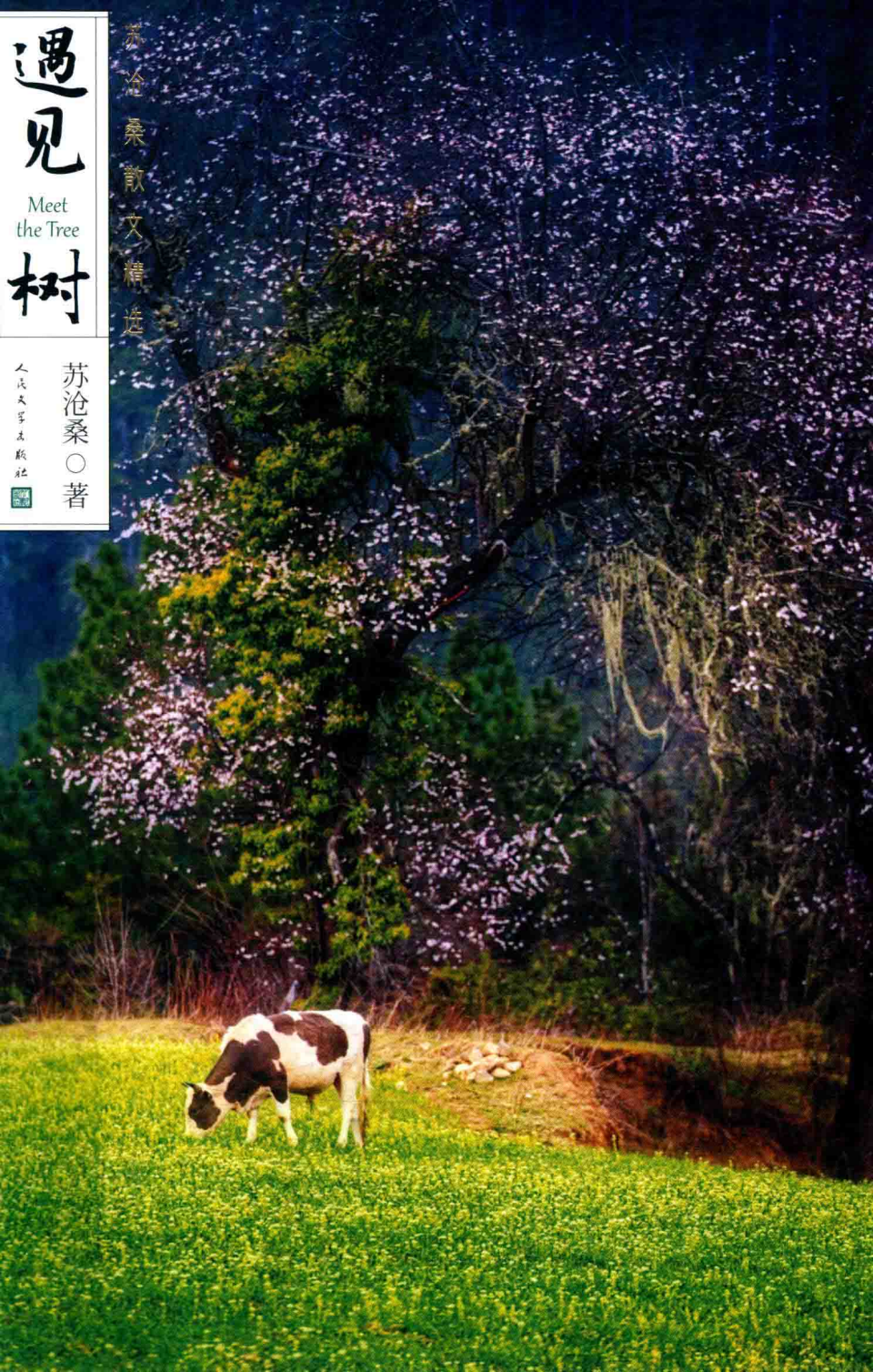
Meet  
the Tree

# 树

苏  
沧  
桑  
散文  
精选

苏  
沧  
桑  
○  
著

人  
民  
文  
学  
出  
版  
社



遇  
见

Meet  
The  
Tree

树

苏沧桑○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遇见树/苏沧桑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

ISBN 978-7-02-017178-1

I. ①遇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084166 号

责任编辑 杜丽温淳  
装帧设计 刘远  
责任校对 杨益民  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246 千字  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
印张 13.25 插页 1  
印数 1—10000  
版次 202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次 202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7178-1  
定价 7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 遇见

Meet  
the Tree

# 树

## 目 录

### 时光篇

- 水边 3  
遇见树 13  
庚子年立春 21  
庚子年清明 28  
苍穹驿站 36  
日出泽雅 45  
山中初雪 55  
向荒野 66

### 故土篇

- 梦树 91  
十字街 102  
水一方 114  
等一碗乡愁 123  
海上千春住玉环 131  
十里神仙迷玉环 144



## 乡野篇

- 云起时 161  
闻风起 173  
古村心跳 187  
玉苍山南 198  
时光裂缝 206  
夏履之履 217

## 手工艺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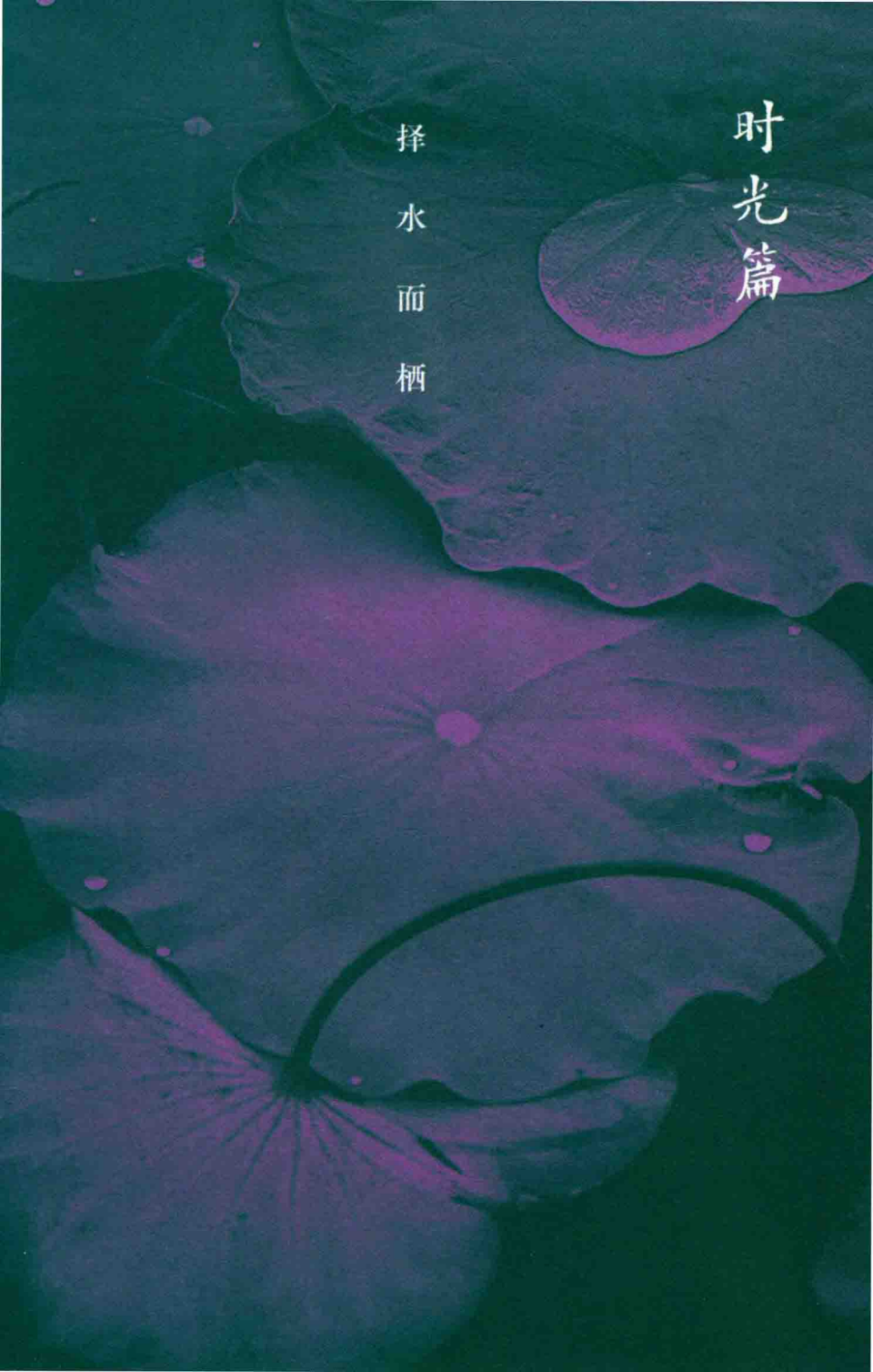
- 酿泉 229  
纸上 242  
湖上 278  
戏班 300  
月上龙坞 325  
执灯人 335

## 古迹篇

- 唐诗来过 363  
廊上耳语 371  
李庄意象 379  
古道密码 388  
去山里看海 399  
知章村三叠 407  
家有城兮城四方 415

时光篇

择水而栖





## 水 边

离零点还差三小时三十三分时，我将脚尖探进了17度的江水里。相对于立秋过后仍然酷热的气温，一江水仿佛已提前进入深秋，以让人猝不及防的凉，轻轻啃噬着趾尖，并一点点向上行进，一点点向内深入，直至蔓延至头顶最接近天空的那个细胞，醍醐灌顶般，热浪滚滚的脑海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农历七月初一，没有月亮，我伸出手抚摸新安江的脸，却看不清它的神色、样貌。远山如墨，灯火稀朗，水面深藏着微微的波光，但我清晰地闻到了它的呼吸，异常清凉，依稀可辨高崖的泉，深涧的溪，晨雾，杂树，渔舟，跃出水面的鱼，鱼鳃张合间微弱的腥气。我打开手机电筒，注视着一条水草随着水流轻轻滑过我的脚背，于是我在脚背上看见了一江水的真实面目，它用清澈到无色无味无声无形的语言，正一点点带走时光，将我带入知天命

之年。

是的，是我49岁的最后一天，离50岁生日不到三小时。因缘巧合，一江水将见证一个平凡女人开启新的一段生命旅程。二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到新安江，为令人震撼的白沙奇雾写下了《与雾同行》：“我在江边走着，雾也顺着江走着，好像是两个同龄女人正在并肩散步，很亲近的样子。但我总有些自惭形秽。雾是单纯的，而我却不是，有着这样那样的欲望，有着这样那样的烦恼。好在雾并不在乎，依然用她无声的语言让我感觉自己暂时成了瑶台上的仙人，忘记了俗世间的一切。”二十多年后，世界变得多么热闹啊，而一江水依然这么静，这么凉，清澈，清瘦，清静，甚至清明。我用脚跟轻轻拍打，水花溅上我的身体，饥渴的肌肤发出一声叹息，像干涸的土壤吮吸雨水，像初雪落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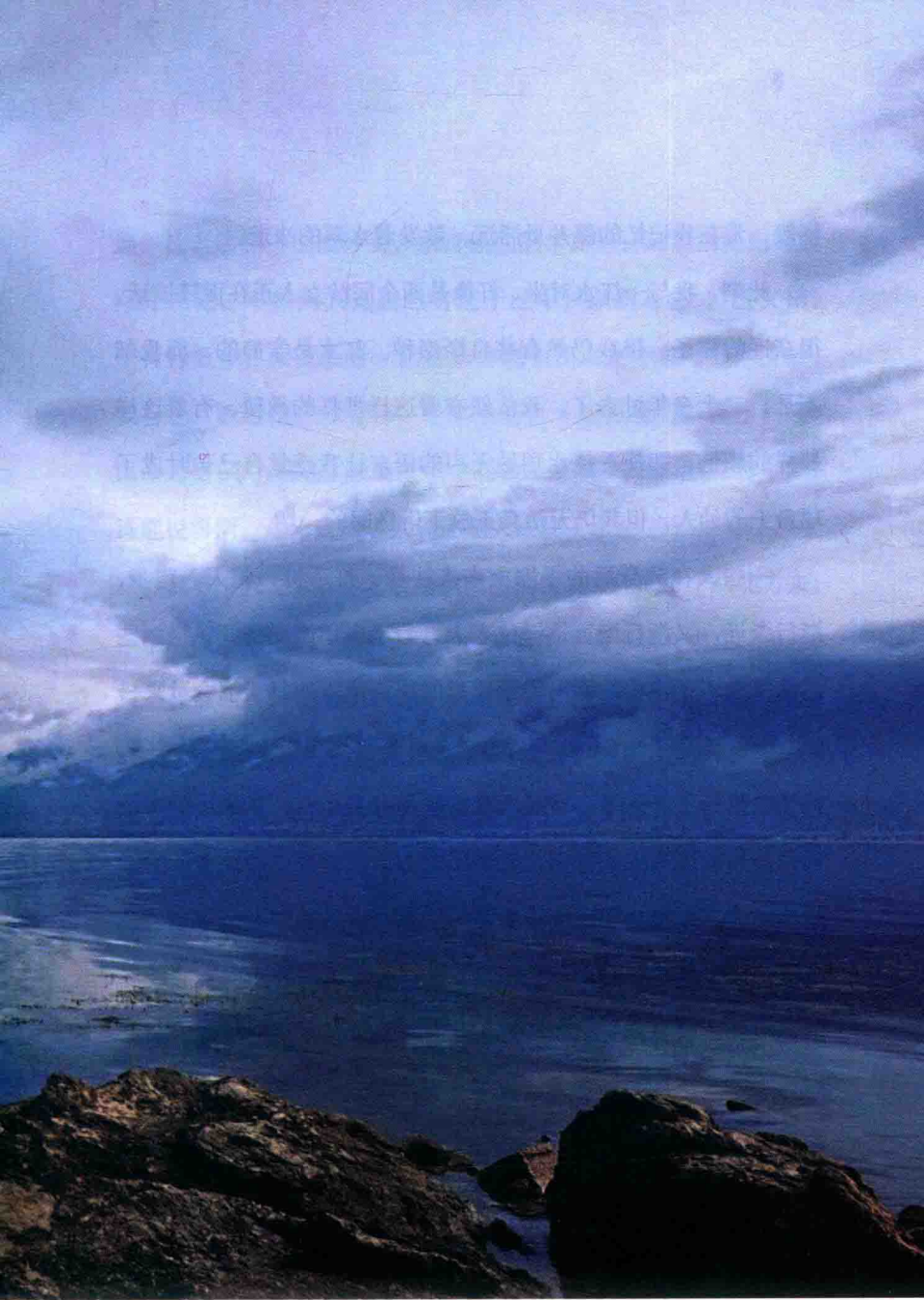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江恒温17度的水，源自安徽怀玉山脉，流经休宁、黄山、建德、桐庐、富阳，至杭州湾，最后抵达大海，整整365公里，上游叫新安江，中游叫富春江，下游叫钱塘江，所到之处，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……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”（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），引得李白在江边游吟“清溪清我心，水色异诸水。借问新安江，见底何如此。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”。二十多年来，新安江水、白沙奇雾、梅城古镇和十里荷花，如浮



银杏树。我的第一本书就叫《银杏叶的歌唱》。

摄影：海天





我与一江水对坐，好像是两个同龄女人正在促膝谈话。它用清澈到无色无味无声无形的语言，正一点点带走时光，将我带入知天命之年。

摄影：海天

桶般，常在我记忆的深井里浮沉，散发着水草的味道。

此刻，我与一江水对坐，好像是两个同龄女人正在促膝谈话，很亲近的样子。但我仍然有些自惭形秽。江水是宁静的，而我却不是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有着这样那样的欲望，有着这样那样的烦恼。即使一江水用她无声的语言让我感觉自己暂时成了瑶台上的仙人，但我仍无法真正放下俗世间的一切。

一些人在我身后的堤坝上来来往往，打手机，聊天，跑步，渐行渐近，又渐行渐远。一位老人打着手电用网兜捞虾，捞到些比瓜子大不了多少的虾，说给家里的甲鱼吃。他每天都会过来捞虾，说，要顺着水流和水草的方向。一个男孩在岸边高声叫爷爷，他便收拾起工具走了。横跨两岸的拱桥有五个孔，从最远的那个孔里传来婺剧高亢的腔调，随着风的方向燃烧着，熄灭着。除了这些声音，尘世分明还穿梭着另一些来自远古的声音——老子在沉吟“上善若水”，孔子在感叹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；孟子在念叨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”，荀子在劝告“不积细流，无以成江海”，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；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，开始了一场关于鱼之乐的辩论……离此不远的子胥渡口，流传着关于伍子胥的两个传说：当年他一路逃亡，分别路

遇一位老翁和一位浣纱女，求得他们的帮助后，又恳求他们为其保守秘密，不料两人竟毅然自沉于江中，以明心志（“渔父诺。子胥行数步，顾视渔者，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”，“尔浣纱，我行乞。我腹饱，尔身溺。十年之后，千金报德”）。萍水相逢，以命为信，令人唏嘘。没有一条鱼能尝出水本身的味道，千万年来，谁能说得清，是水成就了人，还是人成就了水？

离我一尺之远，坐着我两位同龄的文友，他们一个从北方来，一个从南方来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因一场文事在此邂逅。气场相似的人，无意中一起坐到了水边，也无意中将我穿越生命中一小段特殊时光。我们掬水而饮，她说，真甜，没有一丝腥味。他则低低念了一句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

我看着被一江水惊艳到的他们俩，像看到了二十多年前被一江水惊艳到的自己。那个自己，爱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人们，如同爱自己刚生下的婴儿，心无旁骛，无关名利，无怨无悔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人变了一些，也焦虑，也厌倦，也怀疑，但依然爱，且只为爱而活：爱家人，爱文学，爱苍生。新安江静静东流，会一直流到钱塘江她的家门口，此时，子夜将近，新的生命旅程即将开启，坐在上游的她眺望着住在下游的她，高兴地看到了未来自己的模样——在水一方，坦然安详。

高亢的婺剧湮没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时，我们与更多的文友在水边会合。子初时辰，他们为我唱起生日快乐歌，一位前辈唱了一段京韵大鼓《丑末寅初》，“我猛抬头，见天上星，星共斗，斗和辰，它是渺渺茫茫、恍恍惚惚、密密匝匝、直冲霄汉哪……”还连说带演地说了一段让众人笑趴在桌上的单口相声，他平日并不喝酒，今夜却喝了啤酒。又有友人们唱起京剧、夹杂着江西口音的英格兰小调，谁起了一句《送别》，大家便一起合唱了起来。这些彼此并不特别熟悉却同样爱着文学的人，这些明天各奔东西的人，聚在一起，送走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一个白昼，送走了一杯杯酒一支支歌，也无意中送走了偶尔纠缠的烦恼事、得失心。微醺的人们走在午夜建德的街头，兄弟般勾肩搭背，肆意横行，一江水默默将17度的微风拂上我们正在老去的容颜。17度，是一江水的语言，它从不表达什么，但什么都表达了。

后来。

后来我们在一个叫“梅城”的千年古城，迎来了一场大雨如注，也迎来了我后半生的第一个清晨。一千八百多岁的六合井旁，大家用水桶打上井水，喝到了和新安江水一样的微甜。暴雨如注，大家齐齐贴在屋檐下躲雨，谈笑着一个刚刚揭晓的文学奖。我开玩笑说，文无第一，以后所有的文学奖，将提名的作品名团成阉，

分放到井里，用桶捞，捞到谁就是谁。又或者，来个曲水流觞，酒杯停在谁面前，便是谁，多风雅，多和谐。大家便笑。

一位年迈的老人让我们进门躲雨，拖出条凳让我们坐。我问她高寿，她说九十四了，我说我“今天”五十了。她并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说了一句：你看不出有五十岁了，便又驼着背默默坐在雨声里，眼神望向虚无。我不由看她两眼又看她两眼，心里感觉比雨声更静。我想起十多年前，也是一个雨天，我和一群台湾文友在梅城的水边，坐在船舱里吃从江里打上来的新鲜鱼虾，看细雨落在水面漾起一个个酒窝，如今，他们中已有几人故去，大多失联，但他们送我的礼物，一串谁亲手做的陶瓷项链，一串翠绿的玉石项链，还有一幅荷花图，几本书，仍珍藏在我钱塘江边的家里。“七里人已非，千年水空绿”，人生路上，人们不断相遇，又不断分离，甚至永远失散，但如同一江水里的水，气场相似心灵相契的人们其实一直在一起，沿着同一个方向在奔向大海。

曾经，耄耋之年的太婆说，我活了一辈子，也就是赚了身边这么些个人啊。

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巨大的水声充盈着我合十的双手：感恩生命里所有美好的相遇，即使终将告别。



我在娘家小院的桂花树下写作

摄影：苏维祥